

春城生态诗： 那些滇池畔与青山间的昆明故事

□ 一凡

清晨六点，海埂大坝的风还带着滇池特有的湿润，张叔已经把装着鸥粮的帆布包挎在肩上。他的胶鞋踩过晨露打湿的木栈道，咯吱声惊飞了几只停在栏杆上的红嘴鸥——这些白色的“小家伙”扑棱着翅膀，绕着他飞了两圈，像是在打招呼。“今年来得早，比去年多了起码两百只。”张叔掏出磨得发亮的笔记本，在“2024年越冬红嘴鸥记录”那页添上一行数字。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，和鸥鸣混在一起，成了滇池边最早的晨曲。

我站在大坝尽头，看着朝阳把滇池染成金红色，水面上的红嘴鸥像撒了一把碎雪，时而俯冲啄食，时而掠过水面。远处的西山睡美人轮廓清晰，山腰的云南松在晨光里泛着深绿。这是昆明最寻常的清晨，却藏着这座“春城”最动人的生态密码——从滇池的碧波到轿子山的林海，从翠湖的鸥影到盘龙江的绿岸，生态文明理念已融进昆明的每一寸土地，长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模样。

一、滇池清 母亲湖的重生故事

张叔守了滇池二十年，最清楚这片湖的“脾气”。“以前哪有这么多鸥？”他指着大坝对面的斗南村方向，“20世纪90年代，滇池里全是蓝藻，风一吹满湖腥臭味，鱼都死光了，红嘴鸥好几年没来。”那时候，张叔还是滇池边的渔民，网里捞上来的不是鱼，是黏糊糊的蓝藻。后来渔船被收了，他成了滇池湿地的巡护员，一守就是十五年。

我们沿着环湖东路往南走，没多远就到了捞鱼河湿地公园。木栈道两旁的水杉已经红透，水下的苦草和狐尾藻长得茂密，偶尔有几尾鲫鱼从根须间游过。“这些都是十年前种的水生植物，专门吃蓝藻的。”张叔蹲下来，拨开水面的浮萍，“你看这水，现在能看到水下一米多深，以前浑得像酱油。”

湿地公园深处，几个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正划着小船捞水草。“他们是‘滇池美容师’，每天

要捞几十吨水草和蓝藻。”张叔说，除了人工清理，滇池还建了二十多个水质净化厂，把周边的生活污水都处理干净了才排进湖里。现在的滇池，水质已经从劣V类提升到了IV类，部分区域达到了III类，不仅红嘴鸥年年准时来，连多年未见的金线鲃、滇池银鱼也回来了。

斗南村的变化，是滇池治理最好的注脚。以前，斗南花农种玫瑰要用大量化肥，污水顺着沟渠流进滇池。现在村里搞起了“生态种花”，处理过的滇池中水灌溉，肥料换成了有机肥，花瓣落了还能堆肥。“你看现在的斗南花市，不仅花好看，周边的河水也清了。”张叔指着花市旁的小河，岸边种着美人蕉，几只白鹭正站在石头上捕鱼。去年，斗南的鲜花通过中欧班列运往欧洲。花农们说：“滇池清了，我们的花才卖得更远。”

初冬的滇池，总是热闹的。海埂大坝上，老人带着孙子喂鸥，年轻人举着相机拍鸥群，志愿者

们分发着“文明观鸥”的小册子。张叔的笔记本里，记满了红嘴鸥的故事：“2018年，有只红嘴鸥翅膀受了伤，我们养了半个月才放回去；2022年，发现了三只戴环志的鸥，是从西伯利亚来的‘老朋友’。”他说，滇池不是他一个人的，是所有昆明人的母亲湖，守护好它，就是守护好昆明的根。

二、轿子山绿

乌蒙山深处的生态答卷

离开滇池，我们驱车往东北方向走，四个小时后，轿子山的轮廓出现在眼前。初冬的轿子山，山顶还留着残雪，山腰的云南松却依然翠绿，像是给大山披了件绿外套。山脚下的转龙镇，李姐正带着几个游客认植物：“这是云南松，松果能吃；那是高山杜鹃，春天开的时候满山红；千万别碰那个，是有毒的箭竹。”

李姐是土生土长的转龙人，以前靠砍树卖钱过日子。“那时候山上的树快砍光了，一下雨就滑坡，地里的庄稼全被埋了。”2015年，轿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，政府组织村民种树，李姐第一个报了名。最初的日子不好过，华山松苗种在石缝里，要背水去浇，有时候一趟要走两里山路。“现在好了，树长大了，雨水存住了，地里的玉米也收成好了。”李姐指着远处的山林，“你看，那片松树林是我们2016年种的，现在都有碗口粗了。”

轿子山的生态变好，不仅留

住了树，还留住了动物。去年，保护区的生态学监测仪拍到了黑熊、小熊猫，还有多年未见的血雉。“以前上山，只能看到几只麻雀，现在走在路上，能听到画眉叫，偶尔还能看到松鼠从树上跳下来。”李姐说，现在村里搞起了生态旅游，游客来爬山、看雪、认植物，村民们开起了民宿，卖起了野生菌（人工培育）和高山蜂蜜，日子比以前富裕多了。

我们跟着李姐往山上走，路边的溪流清澈见底，水里的石蛙偶尔跳一下，溅起细小的水花。“这条溪是转龙镇的饮用水水源，以前因为砍树，溪水又浑又少，现在水多了，还能养鱼。”李姐蹲下来，掬起一捧水，“你尝尝，比矿泉水还甜。”山顶的轿子仙宫，雾气缭绕，钟乳石上挂着水珠，游客们小声惊叹着大自然的神奇。李姐说：“以前这里没人来，现在周末想来都要预约。大家都说，轿子山的空气能洗肺。”

轿子山的生态变化，是昆明山区生态修复的缩影。如今，昆明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52.6%，比十年前提高了8个百分点。从东川的泥石流治理，到禄劝的退耕还林，再到寻甸的草原修复，昆明的大山正在慢慢变绿，而生活在山里的人们，也过上了“靠山养山”的好日子。

三、春城暖

街巷里的自然诗意

从轿子山回到昆明市区，翠

湖公园正是热闹的时候。王阿姨带着三岁的孙子，坐在湖边的石凳上喂红嘴鸥。“我小时候就在翠湖喂鸥，现在带着孙子来，这是我们昆明人的习惯。”王阿姨手里的鸥粮是专门买的，“不能喂面包，对鸥不好，这鸥粮是玉米做的，有营养。”

翠湖的变化，王阿姨看在眼里。“以前翠湖的水有点臭，湖边的柳树也少。现在你看，水清了，柳树多了。还有荷花池，夏天的时候满池荷花，可好看了。”她说。现在翠湖边上建了“生态浮岛”，上面种着水生植物，能净化水质，还能给小鱼小虾当窝。湖边的“观鸥屋”里，放着望远镜和红嘴鸥的科普资料，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学习怎么保护红嘴鸥。

盘龙江是昆明的“母亲河”，以前也是条“臭水沟”。现在的盘龙江，两岸种满了蓝花楹和三角梅，春天蓝花楹开的时候，整条街都是紫色的，像童话世界。傍晚时分，市民们沿着江边散步，有的在跳广场舞，有的在打太极，还有的在给水里的锦鲤喂食。“以前没人敢靠近盘龙江，现在每天都要来走一圈。”住在江边的陈大爷说，政府还在江边建了“生态步道”，用的是透水砖，下雨的时候不积水，还能补给地下水。

昆明的口袋公园，是藏在街巷里的惊喜。在篆新农贸市场旁边，有个不到一千平方米的小公园，里面种着香樟、桂花和山茶花，还有一个小小的生态水池，

里面养着睡莲和小鱼。“以前这里是垃圾堆，现在变成了公园，买菜累了就来坐会儿。”经常来这里的张阿姨说，“公园里还有‘自然角’，放着放大镜和动、植物标本，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观察蚂蚁、蝴蝶，了解大自然。”

现在的昆明，到处都是绿色。小区里的绿化带种满了本地植物，学校里的“生态菜园”让孩子们体验种菜的乐趣。就连写字楼的屋顶也种上了多肉和吊兰。“昆明是春城，就该有春城的样子。”这是市民们的共识，保护自然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每天的生活——给红嘴鸥喂一次鸥粮，给路边的花草浇一次水，少用一个塑料袋，都是在守护昆明的美。

四、共生谣 春城永远的生态诗

从滇池的红嘴鸥到轿子山的云南松，从翠湖的荷花到盘龙江

的蓝花楹，昆明的每一处风景，都在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。这些故事里，有张叔这样的巡护员，用二十年守护滇池的碧波；有李姐这样的村民，用双手把荒山变成林海；有王阿姨这样的市民，用日常的行动守护身边的自然。

冬天的昆明，红嘴鸥如约而至，海埂大坝上满是欢声笑语；春天的昆明，蓝花楹盛开，街巷里飘着紫色的浪漫；夏天的昆明，滇池的荷花满池，翠湖的柳树成荫；秋天的昆明，西山的枫叶红了，轿子山的野果熟了。这座城市，四季常绿，四季有景，不是因为运气好，而是因为每一个昆明人都在用心守护。

“滇池清，昆明兴；青山绿，春城美。”这是昆明人常说的一句话。生态文明建设，不是遥不可及的大事，而是每个人的小事——少扔一片垃圾，多栽一棵树，保护一只小鸟，都是在为

昆明的生态文明建设添砖加瓦。如今的昆明，不仅是“春城”，更是“生态城”，这里的天更蓝，水更清，山更绿，人更亲。

夕阳西下，我又回到了海埂大坝。张叔正在收拾鸥粮，红嘴鸥们陆续飞回滇池中央的小岛，准备过夜。远处的西山，被夕阳染成了金色，滇池的水面波光粼粼，像撒了一把星星。这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昆明的美，不仅在于四季如春的气候，更在于人与自然相互尊重、相互依存的温情。

这温情，是红嘴鸥与昆明人的约定，是滇池与斗南村的共生，是轿子山与转龙镇的相守，是每一个昆明人对家乡的热爱。而这正是生态文明建设最动人的模样——不是轰轰烈烈的改变，而是细水长流的守护，是万物共生，是岁月静好，是春城永远的生态诗。凌琦

（一凡，本名唐玉清，自由撰稿人）



滇池